

## 楔子

抗菌药的酸腐味刺激着库恩的鼻孔。他皱起鼻子，用攥成拳的手揉了揉嘴角，然后睁开眼睛。这番动作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令他不禁从喉咙里挤出一声低吟。尽管才刚醒来，他的身心却已被疲惫感笼罩，挥之不去。血管里隐隐有些酥麻，某种麻醉药物在血液中发酵，这东西让他嘴里充满了恶心的医药品味道。

屋里很阴暗，未点亮的灯管在低矮的白砖天花板上仿佛一团影子。毫无生气的月光照着左边那扇没挂窗帘的窗户，月光流进房间，舔舐着他的床角，令白色的床单呈现出亮蓝色。

我这是在哪里？这念头自麻木的意识角落里探出，旋即消失在白茫茫的寂静中。

各种知觉渐渐苏醒，剧痛的喉咙让他无法忽视——火辣辣的感觉，肿胀的舌头仿佛在干燥的口腔中跟舌苔粘在一起。他试图吞咽，但唾液腺拒绝工作，分泌不出任何液体。他强行张开嘴，下唇的嘴皮破了，他疼得皱眉。鲜血的铁腥味渗入嘴里，和他口中恶心的药味混在一起。他向右转身，想要吐口水或者用水漱口，然后愣住了。

高高的输液架耸立在床边。夜色中，一台闪着绿光的脉搏血氧监测器通过右手食指上的夹子与他的身体相连。一张客用皮椅占据了病床和白色塑料门之间的所有空间。

“尤……”他张口想叫尤戈，但很快咬住了嘴唇。

是了……

脑中如同塞满了棉絮一般，模糊、朦胧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浮现出来。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仿佛这些事发生在早已被遗忘的过去，发生在别人身上。

雪花打着旋，落在他滚烫的皮肤上……冰雪冻结的码头……刺骨的寒霜，还有尤戈冷酷的眼神……黑色的枪口……掌心下颤抖的肩头传来的温度，还有米欧身上散发出的刚出炉的面包味，很香。

我死了吗，现在是在地狱里？为什么老有人喜欢把房间装修成白色？

他深吸一口气，用一边胳膊肘支撑起上身，好看清周围的情况。右肩爆发出一股尖锐难耐的痛感，痛得他浑身发热。这一下耗尽了他残存的力气，令他倒在床上再起不能。

他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微弱的哀吟。听起来是那么可怜，那么凄惨，以至于有一瞬间，库恩自己都同情起自己来。他放弃了，靠在枕头上，咽下喉咙里的哽咽感。

当时我手里有一把枪，我扣动了扳机。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却没有摸到伤口。那不是我的梦，对吧？

他回想起了枪声和疼痛。记忆在脑海中重现，栩栩如生，震耳欲聋，他用力闭了几下眼睛，试图理清思路，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脑海中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

我一定是死了，现在我在地狱里，在这空荡荡的白色房间里。我敢打赌，假如我打开这扇门，在另一边迎接我的也是一模一样的房间，我无法逃脱这让人发疯的白色虚无。悲从心中来，微微闪动的心灵火花彻底熄灭了。这就是我该下的地狱，因为我没有遵守自己的原则……把其他人牵连进我的事情里了。我利用了米欧。我卑鄙至极。

“妈的，米欧！”他猛地坐起来，脑部突然失血令他眼前一黑。剧痛从肩膀蹿到手臂，再到胃部，迫使他弓起背，浑身大汗淋漓，濒临极限的疲惫感使他难以招架。他用颤抖的手指在胸前摸索，眉头紧皱在一起。接着，他发现自己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右肩和锁骨上缠着紧紧的绷带，心中的困惑随即被惊讶取代。

随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他眼前展开，如拼图碎片一个个衔接，他嘴唇也抽搐起来。无力感集结成球，在胃部深处悸动，逐渐膨胀，直至爆炸。冲击感在他的体内激荡，令他从喉咙里挤出一串似笑非笑的声音。床在身下晃动，他攥紧床单，好让自己保持理智。一种滑稽的感觉在胃里骚动。随着笑声越来越大，房间渐渐变得模糊，泪水顺着他的鬓角滚落。

他对我开枪了，好阻止我对自己开枪！他真这么干了……他连死都不让我死。他闭紧双眼，睁开后，天花板上出现彩虹般的光圈。他永远不会让我逃走……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笑，但不知为何，他的人生确实可笑。他立志成为一名警察将凶手绳之以法；他不惜一切想要

保护民众；他决心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是他的父母被剥夺的生活。现在，所有这些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生活再也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尤戈。那我为什么还要在意呢？这不是生活，这只是生存。这样的生命越早结束，越好。

不到一秒钟，笑声就消失了，留下空荡荡的躯壳，没有任何情绪；沉甸甸的脑袋发起热来，越来越痛，突突地痛。

外面响起轮胎的尖锐摩擦声，传到他的耳朵里。车前灯的光线照亮了灯管的边缘，让它在黑暗中闪烁，令他挪不开眼。

他脑中没有任何想法，也没有情绪。整个人的存在成了情感的空洞。不管尤戈是准备杀了他还是卖了他，都不重要了。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也引不起他的在意。

车灯熄灭。库恩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任由越发强烈的疲劳感将自己淹没。四肢越来越沉，他差点就睡着了，但一阵沙沙声从右边传来。他本能地扭头朝向那个方向。门沿着铰链轻轻开了，却没有完全敞开，米欧纤细的身影伴随着医院里絮絮的夜聊声进来了。

尽管情绪已经麻痹，但库恩发现自己还是笑了。米欧看起来很好——脸色苍白，但没有受伤。尤戈没有对米欧动手，这短暂的欣慰让库恩的血有了些许温度。他用一边肩膀撑起身，好进一步看清：薄薄的米色针织衫紧贴着米欧骨感的身型，蔚蓝色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亮得出奇，让他联想起了吸血鬼。

米欧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他的床铺；他用手抓着白色的病床护栏，弯下腰，急促地喘着气。亚麻色的头发遮住了米欧的脸，刚出炉的面包味道冲刷过库恩的嗅觉。近距离看，即使在黑暗的夜色里，库恩也能注意到他泛红的脸颊和颜色深沉得近乎于黑的嘴唇。

过了好一会儿，米欧才抬起眼，目光像刀子一样刺向库恩。库恩的笑容黯淡下来，焦虑感令他心口一抽。他在生气吗？当然，他……他一定是觉得自己对我的行为有责任。换作是我，我也会这样想。他给了我一把枪，帮我逃跑，而我却打算自杀。任谁都会生气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米欧的话像暴风雪般冰冷刺骨、暗潮汹涌，“我以为他会杀了你。”

“我、我也是……”库恩结结巴巴道，负疚感更重了。他希望能用道歉和解释来让这位来访者的语气软化一些，不那么尖锐，但他找不到说辞。眼球后方的痛感加剧了，扰乱了他的思绪。结果他只勉强给出一个抱歉的微笑。难道尤戈对他就那么凶吗？他现在开始恨我了吗？他后悔帮了我吗？他肯定会的。

“真可惜……”虚弱无力的话语中透着浓浓的恨意。

库恩皱起眉头，觉得自己有点傻——他准是听错了吧？——便哑着嗓子道：“什么？”

“我说，真他妈的可惜，尤戈没把你给处决掉，你这个白痴！”米欧咆哮着，扑到库恩身上；尖利的手指寻到绷带，

掐进伤口里。库恩疼得龇牙，眼看着鲜血染红了病号服的浅色布料。

“我也……觉得抱歉。”库恩龇牙道，靠深呼吸化解痛感。意识到自己的求死之言并非说谎，他没觉得怎么样，反倒是米欧的话让他不安了。他现在恨我了……

米欧气呼呼地松开手，飞快地退到窗边，只余下淡淡的面包香气。

“本来是个完美的计划。你他妈的是当警探的，你来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米欧质问道。不等库恩回答，他就继续说下去，饱满的双唇挤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冰冷话语：“我不了解你……我不知道你被逼到走投无路时会干出什么。风险太大，所以我给你的枪里没装子弹，你这个傻瓜就这么轻信别人，竟然一点都不检查。难怪尤戈那么容易就抓到了你。你怎么当上警察的？早知道你这么笨，我肯定会装上子弹。”库恩的视线追随着米欧，他努力集中精力听他说话，那声音渗着毒液。听上去好像被出卖了，他以为自己会受打击，可空洞的躯壳内没有任何波动，只有眼后抽动的灼痛和口中的酸苦味道。“可是你……你他妈的把一切都毁了！你不是应该恨他吗！你应该表现得咄咄逼人！你应该激怒他！他本来应该意识到，他可能会失去我。然后他就会亲手杀了你来救我！你明白吗？到时他就是我的了，而且只能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他没朝你脑门中间来一枪？为什么？”米欧大吼一声，伴随着咳嗽浑身抽搐起来，咳到蜷缩起身体。

一分钟后，他还在发抖，脸蛋发红，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拖着身子回到床边，跪着上床，骑到库恩身上。他抓

着库恩的病号服前襟，把他拽到自己跟前；衣料被拽得绷紧，直至撕裂。

“该说……对不起？”库恩试探道，心中一点怒气没有。不仅如此，看着那双湛蓝的大眼睛里那怒不可遏的神色，他为这个年轻人感到难过——他为了搏得尤戈的关注，甚至不惜杀人。库恩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米欧时，自己心中那股尖锐的嫉妒情绪。那时候，他深信尤戈一定是很在乎这男孩的。此刻回想，他才发现，米欧不过是黑公爵的又一个受害者——得知尤戈一直和别人睡在一起，米欧一定很伤心。库恩脸颊一红，愧疚掺杂着悔恨令他的思绪走向黑暗的角落。

他抬眼看了看米欧，说：“你应该提前跟我说。要不要再试一次？”

“白痴！你他妈的毁了一切！一切！”米欧大吼着，颤抖的手一下掩上自己的脸，孩子般的哭声自他的胸腔爆发出来。

库恩笑了。他伸手向前，放在米欧的头顶，手指穿进他那亚麻色的发绺。

“别这样……尤戈爱你。我看到了他看你的眼神。他可能是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床上玩物，但他总会回到你身边。这样说你感觉好点了吗？”库恩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这男孩想他死，陷害他，可库恩并不生气。生气是没有意义的。他就快死了，要么就是被卖到妓院去，纠结于无法挽回的事实纯属浪费感情。

“他为什么没杀了你？”米欧用袖子擦了擦湿漉漉的脸，问

道。

“问得好……”库恩低声说着，抬起头，仿佛天花板上写着答案。回想起尤戈的眼神，满是冰霜，就算黑公爵避开了他的要害，他也不愿抱着这份希望。“可能是因为你成了规则的制定者。你把他耍了。他不肯受人操纵，所以拒绝照你的安排走。我什么时候死、怎么死，都得他说了算。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米欧？”

房门突然打开。库恩心跳骤停，恐惧像水一样汇聚在脑后，然后顺着他的脊柱流下去，紧张感蔓延全身，驱走了原来的空洞。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尤戈的脸，试图从上面寻觅到任何一种情绪。

男人看起来波澜不惊，神清气爽。月光映在他的皮肤上，使他的五官更加鲜明。尤戈用手顺了顺自己的头发，把库恩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白衬衫上——衣料在夜色中泛着亮蓝——还有他的深色西装。他那双极具穿透力的灰色眼睛，看都没有看库恩一眼，而是死死定在他面前的某样东西上。库恩本能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要死……

库恩的手还在抚摸米欧的亚麻色头发，意识到这一幕的意味后，他的手僵住了。米欧坐在他身上，双膝夹着库恩的胯，颤抖的手指揪着他的病号服前襟。他的脸，浮肿泛红，泪迹未干。

库恩咽了咽口水，把手从尤戈的爱人身上抽回。我碰了米

欧，他会杀了我的……

“出去。”尤戈怒喝一声。米欧吓得一缩，睁大了蔚蓝的眼睛，嘴唇发颤。

“尤、尤戈……”

“我说了，滚出去！”尤戈压低的音量透出险恶意味，他瞪着米欧，眼中蓄着怒火。

攥在库恩胸前的手指抖了起来，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回米欧身上。男孩饱满的双唇微微发颤，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米欧松开库恩的病号服，用娇小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库恩想拍拍他的头，让他平静下来。

“米欧，别跟我演戏。我知道枪的事，也知道你的计划。出去，在车里等我。我的车。从你跟我对着干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所有的特权。”

米欧皱了皱脸，翻了个白眼。他的眼泪干了，就像从来没有流出过。他跳下床，一边用袖子抹去脸上残留的水分，一边拖着步子向门口走去。尤戈动手冲他的后脑勺狠狠一拍，然后又甩给库恩一个犀利的眼神。

“你宁愿死，也不愿回到我的床上和我的怀抱里，这是第二次了……”尤戈飞快伸出长长的手指，抚上自己的头发，他的戒指在月光下闪着光。库恩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接下来的话会是“如你所愿”。他等着男人说出口，但迟迟没有等来，这令他更加躁动了。

尤戈叹了口气。他的脸颊微微一动，显示出内心的矛盾，然后他才生硬地开口道：“等你伤好了就可以离开。我已经不需要你了。说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不需要我来警告吧？”尤戈迎着库恩迷茫的目光，继续说完：“很好。永别了，库恩。”

看着男人转身离开房间，库恩心口有什么东西猛然一震。门在对方身后关上。夜晚的杂音消失了，而萦绕在他胸腔里的空虚扩大了。

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句话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想追问尤戈，问他是什么意思，但嘴唇黏在一起不肯张开。刚才还那么热闹的病房，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逼仄得连呼吸都困难。

难道他就这样把我扔了？他一边想，一边看着白色的天花板。

“等你伤好了就可以离开。我已经不需要你了。”尤戈的话在他脑中回放。他压抑不住地发出笑声。流血的肩膀一阵剧痛，但他不在意。他哆嗦着咳嗽起来，不得不抓住枕头来控制奔涌而出的情绪。泪水沿着太阳穴流下，他用拳头朝弹力十足的床垫打了好几下，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人生真是滑稽……他心想，而最后一波扭曲的笑声也在胸腔中平息。他抬手抹了抹脸，盯着拼砖的天花板。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冰冷的手指捂住眼睛，给他带来些许的宽慰。那我为什么不开心？天呐，生活真他妈的可笑……

## 第一章

尤戈猛地摔上车门，启动车子。米欧坐上副驾驶座，用拳头砸了砸手套盒，然后从里面摸出一包烟。他那纤细的手指伸进褐色的包装里，掏出一支烟。尤戈不禁怒火中烧，他不顾是否伤到了米欧，抬手将那包烟从对方手中拍落；烟在空中一翻，落入座位下看不到了。

“痛！”米欧猛地扭转头，用写满不爽的犀利目光狠狠瞪尤戈。他夸张地举起双手朝天一挥，眉头紧蹙。

“不要激我，米欧。”尤戈警告道，将车开出了医院大门——这家私立医院与他的组织有协议。“你已经把我惹恼了，得寸进尺下去对你没有好处。”

“把你惹恼了？”米欧抓着方向盘，朝自己那边猛扯。

尤戈踩下刹车，轮胎发出尖利的声音，差点撞上大门。他磨着牙，转头看向那男孩。米欧抿紧嘴唇，眼中闪烁着决绝，比平时更为苍白的脸色令他的这一表情显得更强硬。

“那我呢？我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你他妈看上我一眼，看到我的存在，爱上我。可你也就偶尔来点口活儿敷衍了

事。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你，却让他睡在你床上。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对你的玩物比对我更好，而你的情人应该是我才对。这是我们的约定。”

“你是我的外甥。”米欧一愣，好像尤戈用这句话打了他一耳光。“如果你这么不开心，也许你就不该等了，换个目标吧。”

饱满的深色嘴唇颤抖起来，米欧强忍住没有露出痛苦的狞笑，追击道：“我只是做了你教我做的事。你总是说，想要什么东西只能自己去夺。我照做了！”

“你是照做了。所以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每一个决定都有其后果。选择敌人的时候要动脑子，米欧。你与我作对，对我使计，夺走了我的东西。你不尊重我，甚至可说是羞辱了我。你觉得这样做的下场是什么？”尤戈咬牙切齿地挤出这番话。他感到血液沸腾，不禁把方向盘握得更紧，免得自己按捺不住升腾的怒火暴走。

“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米欧泄了底气，没有血色的脸变得更加灰白。“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

“行啊，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我的注意力全都在你身上了。”尤戈粗声说道，视线始终盯着米欧那黑不见底的瞳孔没有挪移。“选一个惩罚吧。”

米欧轻轻摇头，瘦骨嶙峋的身躯微微打着颤。“不、不。你不能这么做，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选、一、个、惩、罚。不然我来选。”尤戈咄咄逼人道，压低的语气显得阴森森的。

“不，尤戈，求你了……我都是……”米欧用牙签般纤细的手指紧抓住男人的手臂，被尤戈冷酷无情的目光瞪住后，他怂了。

“跟着托比亚斯过一年。”尤戈下达了判决。

“整整一年？”米欧苍白的脸颊上泛起怒意，他用指甲掐进尤戈的前臂。“就因为一个床上玩物？你不能这样对我……”

“再说下去我就改成两年。”死气沉沉、毫无感情的声音自尤戈胸腔深处发出。看到米欧眼中逐渐显现的恐惧和不情愿，他报以冷笑。“你不准回家，不许使用汽车和信用卡，也不得在没有托比亚斯的允许下离开他的住处。除非我找你，否则你不准来看我。如果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去一个你无法逃脱的地方。跟他一起过一年，也许能让你学聪明点。”

“不，一年太长了……”米欧摇起了头，蔚蓝的眸子里蓄满了泪水。他眨了眨眼，两滴闪闪发光的泪珠从无色的长睫毛上掉落，顺着脸颊流下。尤戈眯起眼睛，对这眼泪的真假表示怀疑。

“我这边在打硬仗，肩上的担子已经够多了，没工夫应付你这点争风吃醋的小纠葛。”尤戈说着，语气极尽冷酷，眼看着米欧的嘴角垂了下去。他没能忍住，又加入重重的讽刺意味继续道：“也许托比亚斯能教会你如何挑选敌人，或者，至少教会你查找周围的监控摄像头。愚蠢是不可饶恕的，但

也不是没得救，但愿吧。下一次谋划挑战比你强大的对手，务必要确保计划成功，别被抓住，因为你的下一个对手可能没这么好心了。”尤戈用手掌狠狠砸了一下方向盘，这番震怒把米欧吓得哆嗦了一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可没把你养成这么蠢的人！我还没说你背着我搞事情，也没说你差点害死库恩。我就想问问，你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为了什么？”

“枪里没子弹，我根本没有冒任何风险。”

“白痴，你冒的风险多了去了。我的信任、你的性命、还有那些没能保护好你的人的命，这些都被你拿去冒险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计划得逞了，那些人会是什么下场？你觉得我会原谅他们对你的疏忽吗？原谅他们让人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绑架你？你觉得我会怎么处置他们，怎么处置格雷戈？”

“我当时根本不在乎……”

“你不在乎……”尤戈用力捏了捏方向盘，因为想揍米欧的手更痒了。“我们的权势来自我们的身边人。如果你以为就凭你是桑特里家族的人，他们就会一直甘心追随你，那就大错特错了。会有像古斯塔沃那样的人，但在我们这行里，友谊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会有一些人出于恐惧而任由你摆布，但大多数手下会是像托比亚斯那样的——强大、能干、聪明。你可以对他们施以安抚、给予支持，以此收买他们的忠诚。只要他们高兴，他们会站在你这边为你披荆斩棘，但不要指望他们会赔上家产和性命去拥护你。

“还有像鲁道夫这样的人。你觉得有他这样的人当叔叔是你的幸运吗？用用脑子吧。除了一张漂亮脸蛋和一个屁股等着被他拿去卖，你对他来说还能有什么价值？不过，也许我说错了，你也许还有一些感情上的价值，毕竟他当年想要娶你母亲。但米拉娜不像你，她不是白痴。她知道自己会被他利用，所以选择了你父亲。反正都是包办婚姻，只要两个家族能合并，她嫁给哪个斯卡奇兄弟都一样。听我说，如果你学不会如何控制他，等我一死，他就会把你卖给一群老色鬼，好换取势力和财富。”

米欧吞了吞口水。

“你以为有人肯任由你摆布就说明你很聪明吗？他们只是因为你是我外甥才不去计较的。因为他们害怕你出了事我会拿他们是问。你觉得你能承担得起托比亚斯为你效力的代价吗？你有那么多钱吗？你有足够的关系网来约束鲁道夫吗？假如我死了，你会怎么做，米欧？”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为什么还留着他们？”

“你问这个就太傻了。我不能把所有跟我有接触的人都杀了，但我可以把他们稳住，安置在我可以监视、控制和利用的地方。你看，毕竟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他们想挣钱，我也想。他们很强大，也没强大到可以各自为政，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更愿意让他们做我的盟友，而不是敌人。”

“记住，忠诚是一种珍稀的品质，但如果你得了它，它比金钱更宝贵。你那时还小，所以自然不记得我们从西西里迁到这里来的过程。除了寥寥几个人手和仇恨的烈火，我们一无

所有；古斯塔沃亲手挤牛奶喂养你。那时的我不得不从头打拼，可以依靠的只有他们的忠诚。你有什么，米欧？也许和托比亚斯在一起的一年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米欧抬起下巴，表示不服。他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失去了所有血色。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咽下了傲气。“不要他。他讨厌我……求你，让我跟古斯塔沃过吧。”

“你本来有机会选择你的惩罚，”尤戈的头偏向一边，“现在没了。跟托比亚斯过一年，对你有好处。”

\* \* \*

尤戈手肘撑在抛光的深色桌面，将额头搁在交叉的手指上。办公室里弥漫着阴森的气氛，伴随着沉默的一秒秒持续，变得愈发凝重。即使不抬头，他也能想象出那双浅得几乎没有颜色的灰眼睛，正用小如针尖般的瞳孔死盯着他的头。

“又不是我把你的小狗夺走了。明明是米欧搞出来的烂摊子，为什么要拉我背锅？”粗犷的声音透着不悦。尤戈抬起眼睛，只见托比亚斯跷着二郎腿坐在深色的皮椅上，用指甲挠着没刮干净的脸颊，一脸深思，凌乱的黄发朝四方支棱着。他穿着黑色帽衫，口袋处鼓起一个熟悉的形状，说明他没打算隐藏自己带着枪。“这怎么就成了我的问题了？”

“我说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即使在尤戈自己听来，也

觉得这声音怪怪的。沉闷、疲惫、有气无力，尤戈不禁怀疑在这个时间点展开这番艰难的谈话是否明智。

格雷戈站在门边，皱着眉头，双手交叠在胸前。他的额头皱出一条又深又直的竖线，浓密的眉毛纠结在了一起。尤戈看得出他心里有事，但这男人没把心里的担忧说出口。格雷戈不是那种揣着心事不说的人，尤戈不由得揣测他缄默不语是因为托比亚斯在场，或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不，你少来。找古斯塔沃去，或者把他交给鲁道夫。”托比亚斯那皴裂的嘴唇扭出一个阴森的狞笑，挑衅的目光毫不退让地迎着尤戈。“我才不照看这个小王八蛋。”

“如果有得选，我就不会找你了。”尤戈的眼睛盯住那对小得不能再小的瞳孔，思忖着接下来的话该怎么说才对。他不愿意摊牌，便问道：“既然给你添了麻烦，你提个条件吧。”

托比亚斯皱起脸，用双手揉了揉头发，把头发弄得更乱了。“你知道我不喜欢米欧吧？那小鬼从骨子里就烂了。”

尤戈狡黠一笑。“正是这样，我才要你来带他。鲁道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早就碎一地了，米欧不能再跟他一起。古斯塔沃是他的教父，他对米欧有偏袒，严厉不起来，没法管教好他。格雷戈则是要结婚了。”托比亚斯猛地扭头朝格雷戈那方看了一眼，激动的眼神中流露出古怪的情绪。尤戈不去在意，继续说道：“所以就剩下你了。你很聪明，多少还有点道德观念，而且你崇尚忠诚。还有就是，你是唯一一个看破了米欧的伎俩，没有被操控于股掌的人。我希望你能管教好他。他必须成长起来，参与生意。”

托比亚斯缩了一下，脑袋左右摇晃。“这他妈可是整整一年的折磨……”

“至于弄丢的那单货物，我会把你的那份一笔勾销。那就是……四千万？”尤戈试探道。只见托比亚斯的嘴唇似笑非笑地咧开，那对浅色的眼珠眯了起来，好奇地看着他。尤戈举起一只手。“还有……你在一周前买的那架军用飞机，我会确保你拿到航空许可证。”

“你在监视我吗？”托比亚斯眯起眼睛。“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我想留着那玩意儿？”

尤戈笑了，戳中要点让他有些得意。“一个月给你用两次训练场，托比亚斯。甚至可以发射火箭弹……当然，要有人监督。你知道的，如果我不插手，你要花上好几年才能拿到许可证，不是吗？用这些换你一年的不便，还不够赚么？”

托比亚斯得意地笑着点头，然后低语道：“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教好他。他必须学会尊重、责任和忠诚。他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比谁都聪明。我想让他能独当一面，他必须成长起来。我还想让他学会经营和谋略。他很聪明，但太粗心，连个简单的计划都执行不好。他有一些宝贵的品质，但缺乏自制力。帮我教会他这些，我会很感激的。尽量别把他搞崩溃了。我不希望他把仇恨当成做事的动力。格雷戈会把他的精神分析资料转给你。”

“有哪些禁忌？”

“不能有肢体暴力，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许让他挨饿。不让他睡觉，不给他水喝，任何形式的健康或精神损害，都不行。你得动动脑筋了。我会安排他每周做一次体检。除此以外，你想怎样都行。对他上点心，他毕竟是我的亲人。”

“听起来不容易，也不好玩。”托比亚斯指出。

“容易又好玩的话，我就不会给你这么多好处了。”尤戈将双臂叠在胸前。

“没错……”托比亚斯咧出一个剃刀般的微笑，脸上的掠食者特征更鲜明了。他眯起眼睛，整张脸透着一股邪性。“我有点好奇：你生气是因为米欧跟你作对，还是因为你失去了你的小狗？”

尤戈的心中腾起一阵恼怒，但他没开口，任由托比亚斯接着说下去。

“你现在是想甩掉米欧，好让你的小狗回来吧？”

尤戈抿嘴一笑，拳头痒痒得想把那张嘴上的坏笑打掉。“你是不是肥皂剧看多了？米欧在图书室。快去接他吧，他的东西今晚就会送到。”

“是我看多了吗？”托比亚斯站起身来，把衣服的兜帽拉起。“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吧。代我向你的小狗问好。”

托比亚斯朝门口走去，脑袋一扬，发出无声的大笑，尤戈咬着拇指边缘看他，犬牙嵌进了肉里。格雷戈闪身放男人出了房间。他望着走廊等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面向尤戈。

“老板，你确定这时候把米欧托付给托比亚斯是个好主意吗？”格雷戈浑厚的嗓音透着些疲惫，令尤戈的胸口生出一阵愧疚。他自己已经两天没睡觉了，用工作把自己淹没，这也影响了格雷戈的工作节奏。“米欧可不好对付。托比亚斯讨厌这个任性的小鬼，米欧身上汇集了他所鄙视的所有人类特质。托比亚斯要应付他，还能正常工作吗？”

“所以我才需要他们尽快培养感情。”尤戈回答道，眨了眨沉重的眼皮。他把头靠在靠背上，用左手捂住眼睛。冰凉的手指与眼周灼热的皮肤相贴，带来些许舒缓。“最近的这些事件证明，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我必须提前两步思考，必须让米欧的未来和S财团的未来都有保障。也许有一天，米欧会临危受命接班。我要确保他届时已做好准备，人们会尊重并追随他。”

“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格雷戈将硕大的拳头揣进黑色宽松裤子的口袋里，将身体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

“战争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支持艾敏组织，也就意味着对ILO构成了巨大威胁。要削弱艾敏，ILO就必须消灭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只需要杀了我。”尤戈叹了口气，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包烟，从里面掏一根烟和一个银打火机。他用嘴唇抿着过滤嘴，点燃了香烟，吸入一口辛辣苦涩的烟雾。“米欧在这里不安全，但托比亚斯是个谨慎的人。只要不动歪心思，他会保护米欧的。米欧小的时候，他一度很护着他，他

现在也可以这样做。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假设ILO最终成功地杀了我，谁来接替我呢？如果鲁道夫夺了权，S财团一定会陷入内斗。米欧会丧命或者流落街头，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下。我会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古斯塔沃会是个杰出的领导人，他会保护米欧的安全，但他既没有动力也不想担大任。至于托比亚斯？他根本懒得掺和，而且实话实说，我都不确定他的立场。更重要的是，他讨厌米欧。一旦我死了，他会带着手下脱离，另寻一个强大的盟友——只要他过得舒服就行。那样一来，S财团的实力将被大大削弱。所以我就只剩下米欧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会站在他身边？如果他还像现在这样，那他就死定了。没人会追随他。”

尤戈又吸一口烟，吐出带着烟雾的话语：“米欧必须长大——越快越好。我需要他有足够的实力来领导S财团，对抗鲁道夫。毕竟，我建立起这个帝国不是为了把它拱手送给鲁道夫。”尤戈用食指和中指捻着烟，看着格雷戈充满智慧的眼睛后面思绪飞扬。“但我认为，如果任由米欧一条路走到黑的话，他永远做不好领导S财团的准备。当初让他跟着鲁道夫就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个王八蛋不但没有教育好他，还彻底教坏了。他竭尽全力地摧毁米欧跟他对抗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利用好这个机会。要想米欧保持强势，他需要得到所有的支持。目前，他只有古斯塔沃，但这不够。我最大的希望是，托比亚斯能把米欧塑造成他愿意追随的人。一年的时间足以让他对米欧产生感情。米欧天生聪明，能随机应变。他会竭力把托比亚斯攥在自己手心里。最坏的情况也就是米欧

会学到点做生意的门道，然后回家。如果托比亚斯能做到，那我投进去的钱就值了，米欧的未来也有了保障。趁托比亚斯盯着米欧，我希望米欧也能监视托比亚斯。不管怎样，都会很有趣。”

尤戈笑了笑，把没抽完的烟摁碎在水晶烟灰缸里，然后从椅子上起来。

“走吧，好好睡一觉。我也需要休息。”

“要不要我去接库恩，老板？他已经好转一点了。”

“别管库恩了。确保对他失踪的调查已经结案，就说他自己去警察局报了平安，我不管哪里的警局。警察那边有很多我们的人，我相信他们能把这事摆平。”他与格雷戈目光相接，互不相让。格雷戈先垂下视线，摇了摇头，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他再次摇了摇头，离开了办公室。

\* \* \*

尤戈的手按在青铜门把手上。他顿了一会儿才推开卧室的门，走入门内，环顾四周：黑暗中，带华盖的高床那黑黢黢的轮廓若隐若现；高窗被窗帘遮着，但微弱的光线还是从缝隙中渗了进来；光线照上大吊灯，在沉甸甸的水晶坠之间嬉戏。

尤戈抬起头。两天没进来了，本来属于自己的领域让他感到生疏。屋里用了清爽的柠檬味消毒剂，此前他从未留意过这气味，如今也觉得格格不入。卫生感太强，太没有人情味，冲淡了库恩仅余的存在感。

他皱了皱眉头。我他妈为什么还一直在想他？我已经决定了……

他甩开生疏感和不请自来的念头，朝自己最喜欢的鸵鸟皮椅子走去，把外套扔在扶手上。狼皮还铺在地板上，被掏空的四爪摊开着，他看看狼皮，又看看椅子上布满凸起的皮革——被库恩用切肉刀割出的那道小口子已难以辨清。但即使在黑暗中，他也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在他的记忆里，往事显得格外生动：库恩那傲气的笑容和充满挑衅的闪亮的深色眼睛。尤戈伸出手，用手指按着那道口子。针脚的粗糙纹理摩擦着他的指尖。

才过了一年，却仿佛发生在另一世。他的心小小悸动了一下。真希望他在这里。这样的念头让他怒火中烧，于是他放下手，转身向卫生间走去。

他把衣服一件又一件丢在地上，进入与卧室配套的卫生间，脱掉裤子和鞋子，然后走进淋浴间。打开水后，他闭上眼睛，享受身体被热度包裹的感觉。他先把头偏向一边，然后再偏到另一边，舒展着僵硬的肌肉，颈椎发出“咔咔”的声响，令他皱起眉头。这两天很漫长，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决定，更有太多的杂念被驱散。工作帮助他保持头脑冷静，但在此刻，思绪的列车不可避免地朝库恩加速驶去。

尤戈咬紧牙关，遭背叛的痛苦令他撕心裂肺。他还记得那黑洞洞的枪口瞄向自己的眉心，还有库恩那入魔般的灼热目光。库恩双眉微微蹙起，令五官呈现出痛苦与失望的表情，白色的雪花堆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他还记得当库恩推开米欧，将枪口抵上自己的太阳穴，他浑身的血液是如何骤然变冷。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尤戈的身体先采取了行动，有那么一会儿，他分不清是哪支枪的尖啸声令他短暂失聪。

“去他妈的！”他晃动脑袋，无数闪亮的水滴四散飞溅，然后他关掉了水。他用手掌拍开被雾气模糊的玻璃门，走了出去，任由水溅落到暗色的金峰大理石地板上。将毛巾从右边米色瓷砖墙上的架子上扯下来后，他用毛巾草草按了按脸，又擦起了头发和胸口，再把毛巾裹在胯部。他赤脚走向卧室，把毛巾丢地上，然后钻到床上，盖上毯子。黑色的丝绸吸走了水分，粘在皮肤上，让他感觉更不舒服了。

经历了不眠不休的两天，他以为自己会在头沾上枕头的那一霎就睡着。但他却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他冲着黑暗眨眼，不由自主地去聆听寂静的一切。今晚，没有任何杂音之扰：没有床单的轻柔沙沙声；没有几不可闻的平稳呼吸声；没有短促的痛苦呻吟——这是库恩即将陷入噩梦的征兆，与库恩同床共枕期间，尤戈已渐渐习惯。他很久没有一个人睡了，此刻身体饥渴难耐，想念身边躺着另一个身体所带来的舒适和温暖。他在冰凉的床单上伸展双臂，试图享受一下独占整张床的自由，但总觉得哪里不对。这感觉来自他的肌肤，来自纷乱的思绪，还来自那个无形的弹孔——从库恩用枪指着他的那一刻起，就出现在了她的胸口。那弹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让他感到空洞，感到不完整。烦躁感啃噬着她的皮肤，令他格外火大。他翻身侧躺，湿漉漉的头发蹭着枕

头，然后翻向另一边，可这样翻来覆去反而令烦躁有增无减。他拳头发痒，因为怒火越来越烈，叫嚣着要把他毁灭。

去他妈的！谁都可以。我要恢复以前的习惯，把他从脑海中抹去。

他坐起身来，拿起手机拨给了鲁道夫。几声长长的、阴郁的嘟嘟声后，一个难听的沙哑声音不悦地招呼他说：“什么事？”

“给我派个猛男型的来。立刻。”

\* \* \*

“脱衣服。”尤戈说着，从口中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烟草混合着香草的气味终于盖过了柠檬味，但还是缺失了什么。尤戈陷入思绪中，差点错过了肌肉男扯下白色T恤的那一幕。男妓用关节遒劲的手指将衣服折好，然后四下打量起来。

“扔地上。”尤戈说，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男人阳刚味十足的五官上。突出的眉骨下是一双浅棕色的眼睛，在阴影中熠熠闪光。下唇比上唇厚许多，色度也更饱满，显得肉欲感十足，被强有力的下颌衬托着。深金色的头发垂落在右眼上，左半边的头发剃过，秀出他完美的头型。那人把下巴微微一伸。尤戈眯起眼睛，想知道他的皮肤是不是抹过油，看起来太光滑、太柔嫩、太干净了。不知为何，尤戈并不觉得

这样好看。

“我不喜欢乱扔东西。我可以把衣服放桌上吗？”

“我不管你喜欢什么。扔地上。”尤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库恩的衣服一向很乱。他从不叠T恤，只会到处乱扔，他可以连着几天穿同一件皱巴巴的T恤，还一点不觉得不自在。这个习惯一直让尤戈很不爽，所以为什么他现在又怀念起来了呢？

男人耸耸肩，任衬衫落在他那双锃亮的黑鞋旁。他向后抻了抻饱经日晒、肌肉发达的肩膀，正视着尤戈。

尤戈的手肘放在扶手上，用拳头撑着脸颊，他审视着那壮硕的躯干和光滑无毛的厚实胸膛。这男人二十出头，身材和库恩差不多，身高也差不多，但散发出的气场却不一样，尤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把没抽完的烟丢在烟灰缸里任其继续燃着，站起来，走向年轻的男人。

尤戈来到男妓身边，两人目光平视，对方紧张起来。香皂、牙膏和佛手柑的混合气味过于浓烈，冲淡了他皮肤的自然气息，令这个男人比初看起来更不像大活人，尤戈也因此懒得询问他的名字和喜好。

“是我没说清楚吗？脱衣服。”

年轻男人的手指摸到腰带，将它从裤圈中抽出后，扔到一边。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尤戈的脸，接着脱掉了裤子和内裤，然后是鞋子。尤戈用眼角余光看到一根没有割过包皮的

粗长阴茎，光滑的腹股沟，还有一个在右胯部的小小的星形纹身，但这些都没有触动他的好奇心。

“上床，手脚趴着。”

不等男人答应，尤戈抓住他的手肘，将他面朝下推到床上。男妓的手掌猛地按在床垫上，他扭头用警惕的眼神发出质问。

“脸朝下，别乱动。”尤戈一边命令一边把自己的腰带从裤裆里扯了出来。

\* \* \*

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打着旋，舔舐着冰块锋利的边缘。尤戈看入了迷。灰蒙蒙的晨曦悄然攀上窗口，取代了黑暗，带来的雾气笼罩着森林，像一层厚厚的毯子，盖着光秃秃的白桦树。尤戈几乎都没有发觉天亮了。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脑海里无法克制地回放着昨晚的事：他是怎样把那个男妓的脸摁进枕头里，不让他转身；又是怎样将他的胳膊反剪，扭出瘀伤。他用指关节沿着那光滑的背部上下滑动，试图找到鞭子留下的凹凸不平的粗厚伤疤，却没有找到。当男人开始呻吟，尤戈眉头一紧——充满欲求的声音短促而响亮，与库恩静静的喘息和压抑的呻吟形成鲜明对比。他想要这声音静下去，便捏住男妓的脖子，全力挤压。高潮过后，尤戈渐渐回过神来，才松开了致命的钳制。他还记得那浸满

汗水的湿床单如何令他反胃，他又是如何离开卧室，留下那男妓躺在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奋力喘气。

尤戈不知自己在办公室里待了多久，但当他回到卧室，男妓已经走了，床铺焕然一新，清新的柠檬味冲淡了汗水和性爱的臭气。微醺的尤戈来到床边，摊开疲惫的四肢往床上一躺。他懒得脱衣服，也不去脱鞋。他只想打住思绪，不再去想那漫天飞舞的大雪，还有那个黑色的空洞——那是库恩放大的瞳孔，眼神仿佛在对她乞求着什么。那一刻，尤戈愿意付任何代价进到库恩的脑子里，搞清楚这个年轻男人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

## 第二章

两周过去了。漫长而沉闷的两周，天花板单调的白色方砖充斥着每一天。没有人来探望，仿佛没有人知道他还活着，或者说，已经没有人不在乎了？他自己倒是不在乎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见任何人。和他交流的只有医生和护士，护士们卖弄风骚，令他不胜其烦。

想当初，和尤戈在一起时，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随便哪个人的关注或者跟谁来一场简单的对话。现在，躺在这病房里，他感觉比在尤戈卧室旁那间与世隔绝的白色房间里更寂寞。

医务人员来来往往，有增无减。护士们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抚摸他包着绷带的胸口，用针头扎他的手臂，采集他的尿样。他不想招来不必要的交谈，被问一堆有的没的，所以从没问过今天是几月几日。有一次，他设法偷偷看了一眼那个夹着他病历的带夹写字板。上面没有名字，没有日期，只写了个“S财团”外加一个号码。

肩上的伤口正在愈合，没多久就长出一层新皮。三天后，库恩厌倦了医院里那过分整洁又无所事事的气氛，离开了医院。没人问他要保险和身份证件，他估计自己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这家医院的档案里。

医院给他的衣服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和木调古龙水味道。库恩不禁揣测，这些衣服会不会是尤戈的呢？还是说，它们在他们的房间里放久了吸收了他的味道？除了衣服，护士还递给他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有他的公寓钥匙、一张无名借记卡，还有现金，足够他一年的生活开销。

看着那串熟悉的金属钥匙串，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回公寓。过去的生活已对他关上了大门，他不可能忘得了和尤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冬日明媚的阳光下，他漫步在铺着新雪的街道间。一切都感觉不真实。没有风扰动空气，带来一种似乎还很温暖的错觉，但他的呼吸却在空中结成了雾团。库恩弯下腰，捧起一团雪来感知寒冷。雪在他的指间融化，弄得手掌湿漉漉的，冻出粉红色。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繁华城市里，他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他盯着那一张张欢笑的面庞，不知为何，自己却没有任何感觉。我不是一直想要重获自由吗？

他试着去模仿周围的人，激发出被绑架前的日常情绪，为此他来到一家咖啡店，但无止境的喧嚣和汹涌的人潮让他落荒而逃。他已经习惯了与世隔绝，以至于头脑再也无法忍受噪音。他不想坐地铁，也不想坐公交车，所以他一直走，直到双腿把他带到从前住的那间小公寓。

他站在门前盯着钥匙孔看了好一会儿，才把钥匙插了进去。门锁咔咔响着，振动传至他的指尖，伴随着情绪上的麻木，让他产生出一种错觉，好像这一切只是一场随时会终结的怪梦。他等待着自己在尤戈的床上醒来，被男人搂在怀里，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情绪终于复苏，但不是他想要的。在他空荡荡的躯壳里，已形成了一种渴望，渴望着某些熟悉的事物。

他蹬掉网球鞋，踏上深灰色的木地板。干净而光洁的地板表明他不在的时候，有人为他收拾过屋子。也可能是他已经被当成死人销户了，现在另外有人住在这里。那人竟然还留着旧锁，会有这么粗心吗？

他皱起眉，走进客厅，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离开时一样。过往的生活像鬼魂一样潜伏在公寓里，不时唤醒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忆。灰色的漆面墙上挂着他爸爸妈妈在游乐园里的照片。那天的记忆让他胸口发疼，这反应倒是跟从前一样。妈妈看起来是那么幸福，精神焕发。他嘴里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于是转过身去。

那盏浮木做的丑陋台灯，他的每一任女友都很嫌弃，此刻立在远处靠近阳台的角落里。它占据了不小的空间，却没什么亮度。库恩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它，或者说，为什么没把它扔了了事；但现在，他盯着它，人与灯之间仿佛产生了某种怪异的同病相怜。这灯放在哪里都格格不入，就像他一样。

老旧的棕色皮沙发前有一张小桌子，他用一根手指抹过桌面。没有灰尘。

难道是尤戈干的？希望在胸中探了下头，但马上湮灭。太蠢了……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他把我像个破玩具一样扔了出去。还给我钱，就像打发娼妓一样……为了什么？为了让我闭嘴？

想到这些，他的胸中荡漾起一股感觉，但这只是感觉，还没有强烈到能激起任何真正的情绪就很快熄灭了。换作从前，他多半已经筛选出可能会帮他照看公寓的人，然后打电话去感谢对方。现在，他希望那些人不会注意到他的回归，让他一个人静静。

空虚感充斥着他的灵魂，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还拥有灵魂。也许灵魂就位于他被子弹打中的地方，而现在它永远消失了。他无法判断。

墙壁似乎正朝他逼近。地板消毒剂和家具抛光剂的味道过于浓烈，搅得他头痛。他打开阳台，但冷冽的风并没有带来香草和烟草的味道——他有些期待能嗅出这味道。库恩脑中掠

过一个念头：他不属于这里。以前，他从未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这样的陌生感。他必须提醒自己：这才是他真正的生活，是他这么久以来想要回归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不会被局限在尤戈的卧室里。

他动手揉了揉太阳穴，看向外面繁华的街道。五颜六色的汽车匆匆驶过，各司其职，年轻女孩成群结队，大声欢笑着，用胳膊肘互相推搡。被绑架之前，这样的景象总能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但现在，光是看着外面就让他感觉疲惫不堪。他的手伸向黑色的窗帘，却在中途顿住。被困在尤戈的房间里时，他能看到的只有紧闭的窗帘。他放下手，决定以后再也不关窗帘了。

他的目光在灰蒙蒙的房间里游走，停在了电话上。黑色的塑料听筒在灯光下闪着光。他心生踌躇——他不想听到任何人的声音，也不想看到任何人的脸。他不想跟人解释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绝不想跟任何人谈起尤戈。他不确定自己能在近期面对任何人，当然，他也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那条路已经被封死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重新要求走上去。作为一名警察，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人，他都已经失败了。

内疚和责任感在他的脑海里嗡嗡作响，迫使他拿起电话，但下一秒就放下了。

我明天再打。一天而已，改变不了什么。

听到别人的声音，强行展开对话，光是想想这些事就让他的胃翻腾起来。他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屏幕闪烁，播的是新

闻频道。眼睛看到日期的那一刻，他愣住了——今天是一月十七日。

“十个月……”他轻轻地自言自语，一边看电视里的人讲话。电视机被调成了静音。

有人付了电费和电视费。那人还期望我回来？他和收养他的那家人关系并不很亲，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那这些钱都是谁出的？是尤戈吗？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放我走？这是什么没品的玩笑吗？

他把音量调到最大，依次切换着频道，没有过多关注播放的内容。他需要分散注意力，把自己从思绪、回忆、空虚和生活中剥离出来。

在和尤戈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他从不愁有朝一日逃出来要做什么。现在他重获自由，却不知该拿这份自由怎么办。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是别人在替他做决定，如今他甚至不记得怎么自己拿主意了，连看哪个电视频道都决定不了。

闪烁的屏幕牢牢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令他的思维陷入半催眠状态。但有一部分心智一直在思考该对家人说些什么。为什么会失踪？为什么不能回去当警察？要怎么才能当回正常人？这一生要怎么才能再谈一次恋爱？

如果当初杀了他，也许我就不会觉得自己这么没用了？他的死会让我解脱吗？为什么我一直没能杀了他？他对我做了那么多事，我却扣不下扳机。为什么？

手指不停地切换频道，直到他又找到了播新闻的台。

“艾敏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艾敏的第三子阿里·艾敏被公开处决，继而在阿富汗引发了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十几名无辜民众在交火中丧生。”女主播一脸悲痛地说着，然后将一绺顺滑的黑发塞到耳后。画面一变，黄沙漫天的街道上，满目疮痍，生灵涂炭。时不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天空晴朗的表象，镜头焦点从石头建筑转到联合国士兵，再到一具具尸体。尸体堆放在干燥的地面上，覆盖着白色床单，红色的罂粟花在尸体之间怒放。

主播继续念着新闻，但库恩没在听了。他的视线聚焦在一个孩子从灰扑扑的布料下露出的手和屏幕最下方滚动的小字上。

他无意识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屏幕上的号码。他向电话那头的女接待员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几乎没听清自己在说什么，整个人的心思只集中在一件事上——别去思考……

\* \* \*

“是托比亚斯打来的，老板。”格雷戈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语气显得有些担心。尤戈把威士忌酒杯放在一旁，皱起眉头。阿富汗内战爆发至今已有一周，这场战争重洗了他手中的牌，使得尤戈在牌局里的位置变得扑朔迷离。他们与艾敏组织的通讯中断了，无论他如何想方设法联系上艾哈迈德·艾

敏，对方的秘书总是用同一副毫无感情的口吻回答说：“他不在办公室。我会传话的。”

“把他转进来。”

急促的“咔嚓”一声传入尤戈耳中，标志着着格雷戈已切换了线路。

“说吧。”尤戈说道，背景中掺杂着长途电话的低沉嘶嘶声。

“我在喀布尔。对方提了新的合作条件。”托比亚斯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安，甚至可说是紧张。尤戈想知道是什么给他造成了这么大压力，但他思路一转，皱起了眉头。

“如果你在喀布尔，那米欧在哪里？”

“他很好，被关着呢。”尤戈想象出托比亚斯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露出一不满的神色，不禁有些紧张。

“一个人吗？”

“放心吧，有人监控着，他不会出事的。”托比亚斯冷笑一声，但他继续说下去时，声音就压低了。“对方提出一笔新交易，我们必须尽快给出答复。”

“那你赶紧说。”

那头长时间没回话，只剩下低沉的嘶嘶声。

嗒、嗒。尤戈皱了皱眉，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话筒被敲打的尖锐声音反复响起，他意识到这是托比亚斯在警告他电话已被窃听。

“开始说吧。”他重复道。

“艾哈迈德·艾敏今天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他承诺要建立一个阿富汗独立酋长国，通过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来清除国家的污秽和外部势力，恢复阿富汗昔日的辉煌。他在公开讲话中要求阿富汗总统在三天内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他。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办，内战就会开打。”

尤戈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你答应了什么条件吗？”

“暂时还没有。”托比亚斯清了清喉咙，但没再说什么。

尤戈咬着右手拇指的一侧，陷入了思考。即便艾哈迈德·艾敏有足够的资源和兵力来推翻现政府，之后也得拿得稳权柄才行，同时还要在外交上得到一些大国的承认。完全抛开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富汗的地缘位置绝佳，联合国绝不会放弃它。托比亚斯为什么要打电话，而不是亲自回来面谈？这完全不像是他的作风。他讨厌电话，这次却用一个被窃听的电话。托比亚斯找上他，是不是今天就要一个答案？为什么会这么急？

尤戈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在脑后。

支持这样一场浩大的战争，会带来很多钱、权力，还有敌人。只不过，迟早有一天，联合国会把艾敏组织的定义从

“分裂主义组织”改成“恐怖分子”。如果他不小心点，S财团也会跟着一起倒霉。

“谢谢你的汇报，托比亚斯。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任何答复。”尤戈眯眼看着被困在水晶烟灰缸边缘的闪烁彩光。“也许一个星期后吧。你在喀布尔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马上给我回来。”

\* \* \*

托比亚斯坐在客用椅上摇晃着，浅得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珠直视着尤戈，仿佛能看穿一切。他穿着灰色的球服，腋下和胸口都透出大片的深色汗渍。“我们不能明天再谈吗？我累得不行啊，看起来也像坨屎一样，我得赶紧洗个澡。”

“咦？我怎么没看出来，感觉跟你平常没两样。”尤戈说。站在门边双手插兜的格雷戈则嗤笑一声。

“滚。”托比亚斯咆哮道，但他扭扭身子换成个舒服些的姿势，肩膀也随之放松了。他咋咋地扭动脖子，闭上眼睛，舒坦得长长呻吟一声。

“所以呢？”尤戈催促问道，托比亚斯炯炯有神的双眼倏地一下睁开。

“有大事要发生。我们在这儿说的可不仅仅是枪支。我们说

的是一套完整的军事政权：C-4炸药、坦克、直升机。对方给我承诺了，只要我们能设法满足艾敏组织的所有需求，他们就不会再找其他人谈合作。这可是好几十亿啊。”

“你做这种交易有来征求过我的同意？我怎么不记得？你在怕什么？我们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吗？”

“能满足。”托比亚斯说话的时候，气场发生了变化，他的语气小心翼翼，充满斟酌。

“你就不能直说吗？是要我拷问你，还是怎样？”

托比亚斯咧嘴一笑，冲尤戈露出他那口圆润的歪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放在膝盖上摊开，用手掌抚平褶皱后，把它抛到桌上。“看看这个。”

尤戈身子往后靠了靠。他撇嘴盯着那张纸看了许久，然后强忍厌恶，极不情愿地将它拿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尤戈掠过那一长串的装甲和武器型号，皱起眉头，抬头瞥了一眼托比亚斯。“你把他们要的货写在一张纸上？”

托比亚斯耸耸肩，挠了挠脖子，然后打了个哈欠。

清单上用圆溜的小字写着的那些东西，足以装备出一支像样的军队。“氯化氰、塔崩、氯气……他们为什么需要化学武器？五吨C-4和三硝基甲苯？这看起来不像是搞政变用。看起来像……”

“恐怖主义？”托比亚斯问道，又打了个哈欠。

“这就是你没有敲定这笔交易的原因吗？”尤戈将清单放在一边，目光紧紧锁定托比亚斯那对小得不能再小的瞳孔。

“不是。”托比亚斯那没刮胡子的下巴压向胸口，嘴角弯起一抹邪性的笑。“全面执行伊斯兰教法？通奸要被石头砸？我还挺喜欢他们那儿的女孩。她们挺……羞涩的。”

疹人的笑容染上那对无色的眼眸，尤戈摇了摇头，不确定托比亚斯是不是认真的。

“实施伊斯兰教法是获得强大盟友的政治举措。有多少国家答应了艾哈迈德·艾敏，等他成功后给予外交承认？”

“目前有四个。”

“还会有更多的国家？”

“多半会。”

“哪些国家？”

“我不知道。”

“那就查清楚。”

格雷戈的头摆动了一下，他的注意力从尤戈身上跳到了托比

亚斯身上。他朝桌子走来，拿起那张皱巴巴的单子。看着这份清单，他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艾哈迈德·艾敏打算同时打两场战争吗？”尤戈揉了揉额头。“ILO那边呢？”

“说来有趣……”托比亚斯的头猛地偏向一边，他把手伸到脸上，用食指敲打着自己胡子拉碴的脸颊。“他们在阿富汗的部署减少了。我的线人说，在艾哈迈德·艾敏主张自己的权利后，至少有五个ILO的基地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关闭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尤戈喃喃着，眯眼看向格雷戈。大块头男人耸耸肩，没有抬头。“内战会削弱艾敏组织的实力。ILO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离开？”

“为什么不呢？”托比亚斯笑得越发灿烂，他向前倾身，把手肘撑在深色的木制书桌上。“两方相争，第三方得利。”

“呵？有联合国的士兵替他们做这些事，何必浪费兵员和子弹？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时不时搞点不可预测的颠覆行动，会比公然开战获利更多，可是那样做无法增加他们的威望。这不像ILO的作风。”尤戈说。

“没有什么不会变的，”托比亚斯沉吟道，“如果涉及到利益的话。”

“难道艾哈迈德在玩双簧，他其实已经和ILO达成了协议？”格雷戈的重低音嗓在屋内嘹亮地响起。

尤戈摇摇头，不以为然。“ILO在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的影响力很大。查查这几个国家有没有提出外交承认。”

托比亚斯歪头点了点。“阿里是他最疼爱的儿子。艾哈迈德的不安全感和妄想症一天比一天严重。他想确保没有人再去动他的东西，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些事。他对外国驻扎部队的恨意也在增长。他无法原谅外国的介入。他的情报部门日夜连轴转，想找出是谁派兵绑架了阿里。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包括我们。老实说，我不认为他会和ILO打交道。”

尤戈从桌上拿起打火机，在指间翻动。“谁会支持他们的战争？有人提出承诺吗？”

托比亚斯说：“车臣分离主义领袖乌斯兰同意提供士兵和武器。艾哈迈德承诺支持他们争取从俄罗斯独立的斗争。巴基斯坦副总统同意提供士兵、武器和医疗援助，只要他们确保他的参与不被摆在台面上，然后等时机成熟，他会讨还这个人情。目前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尤戈把椅子向后一推，起身走向窗户。天空中笼罩着一层密不透光的厚重云纱，挡住了太阳，使得晚冬的暗淡色彩彼此糅杂。偶尔有几只鸟顶着狂风，匆匆向林中飞去。第一颗沉重的雨滴砸在窗户上，发出一声沉闷的“砰”，然后顺着玻璃滑落。他从摆在窗台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燃。吸着浓浓的烟雾，他闭上眼睛，品着烟草和香草那浓郁的甘苦味。

“格雷戈，查一下ILO的情况，我想知道还有谁在参与这场游戏。哪些国家许诺给予支持，哪些国家正在考虑他们开的条

件以及开出的条件具体是什么。如果有人拒绝了艾哈迈德的条件，我想知道详情。”尤戈清了清喉咙，转向托比亚斯。“你多久能完成他们的订单？”

“两周内搞定装甲和武器。这周结束前，我可以弄到五辆俄罗斯坦克和两架米-6直升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架喷气式飞机，但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把你的那架给他们吧。”尤戈说。

托比亚斯狠狠瞪了他一下，锐利的目光里满满都是质疑。“不。单子上其他的武装硬件都没问题。但就算给了飞机，他们也没有飞行员。找到合适的人需要时间。”

“那就去办。但告诉艾哈迈德，不会把化学武器运送给他。这是自杀。如果艾哈迈德懂道理、识趣，联合国可能会对内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一旦他动用了化学武器，就没那么好运了。把交货地点移到土库曼斯坦。要让艾哈迈德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做任何永久承诺，每一笔订单都会被当作单独的交易来处理。我们不会公开参与，但我们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为艾敏组织提供资源。另外，海洛因交易要保留。不用急着回复他们。按照约定的，周末给他们答复就行。还有，着手收买他的秘书，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我不管，但一定要把他变成我们的人。如果你在周末前得到更多情报，尽快告诉我。”

“知道了。”托比亚斯从椅子上起身。他刚向门口迈出第一步就停住了，转身侧对着尤戈，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脸颊。

“怎么了？”尤戈问道，那双惨白的眼睛里闪烁着邪气的火花，让他很是不爽。

“你的小狗……”

“别说了，”尤戈手一抬，打断了托比亚斯的话，“我没兴趣。”

“是这样吗？”对方的嘴唇咧出一副捕食者的笑容，露出一排洁白的歪牙。“哪怕……”

“我说过，我不在乎。”尤戈将未抽完的烟摁灭在水晶烟灰缸里，胸口冒出一股烦躁。“没事就滚出去。”

托比亚斯的笑容越发灿烂，瘦削的身躯歪向一边，仿佛在用整个身体聆听，尤戈见状咬紧了牙关。

一秒钟过去了，然后又是一秒，托比亚斯这才猛地挺直脊梁。他眯起眼睛，张嘴想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男人哼着小曲，经过格雷戈身边时，还用手掌拍了拍对方宽大的肩膀，最后才溜出了办公室。

尤戈转身来到窗前，动手抓起烟盒捏扁，又扔回窗台上。过去两周，他一直在与内心的混乱做斗争，如今这份混乱又回来了，还让他尝到了失败的苦涩味道。虽然放走库恩的最终决定是他做出的，但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了，日复一日，欲求不满的感觉像毒药一样侵蚀着他的血液。

“你也是。”尤戈说。但没有沙沙声，没有脚步声传到他的耳

朵里。他克制住下意识想要向格雷戈扔东西的冲动，绕过桌子，走向吧台，进入隐蔽在后面的弧形酒柜区，就近从架子上拿起一瓶威士忌，再拿上一个方形玻璃杯。

“老板……”低沉浑厚的嗓音流露出关切的意味，“托比亚斯说得对。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库恩怎么样了？”

“你没有事情做吗？赶紧滚去做事。”

关门声将寂静阻隔在屋里，尤戈从肺里逼出一口气，手掌狠狠拍在吧台的抛光台面上。

\* \* \*

自从托比亚斯与艾敏组织达成新的交易，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一周。寂静又无聊的一周，充斥着单调的交货准备工作夹杂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这一周，尤戈再也无法让自己的心思被生意占据，于是那些他一直试图抵御的思绪，那些被他抵御了四个星期的思绪，又如狂风暴雨般冲进了他的脑海。

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些不眠之夜，充满了破碎的呼吸、压抑的呻吟，还有那双深色眼眸中闪动的情感……库恩的皮肤那甜美的香气……他那柔软的内壁。紧接着，刺骨的寒风袭来，米欧站在码头上看着流血的库恩，胜利的喜悦在眼中一闪而过。

尤戈捏了捏手中的酒杯，咽下升腾的怒火。很多年前，他就对自己立誓：再也不会有人从他手中夺走任何东西，再也不会有人能在偷走他的东西后一走了之。现在，他连惩罚米欧都做不到。让他跟托比亚斯在一起一年，这点代价远远抵不上他在尤戈胸口撕开的旧伤。血液因渴望复仇而沸腾，做出合乎逻辑的最佳决定前所未有的地难。

空荡荡的卧室里，一片黑暗，他坐在鸵鸟皮椅上，拿起右手边小咖啡桌上放着的一瓶酒，重新倒满了杯子。他希望酒精能让他不再想米欧，还有那双像鬼魅一样纠缠着他，让他无法忘记的深色眼眸。

卧室的门开了，洒下一地亮光，然后关上。

“老板？”格雷戈的粗嗓门扰乱了寂静。

尤戈看了下属许久，把酒杯推向对方。杯子滑过光洁的木桌面，停在了桌边。“喝。”

“老板，已经四个星期了……”格雷戈闷闷不乐的话音令尤戈不快。他把玻璃酒杯举起来，狠狠顿在桌上。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飞溅，沿着外壁流下，打湿了他的手和衬衫的白色袖口。

“闭上你的嘴，喝！”逐渐酒精上头的尤戈只觉得眼前的房间恍惚得很。坐在黑暗中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醉。

“我拒绝！”格雷戈掷地有声的话音让尤戈血往上涌。

“那就给我滚出去！”他怒吼道，捡起椅子边立着的一个空瓶子，朝眼前男人晃动的重影扔去。格雷戈向右一歪，躲过了瓶子。玻璃瓶砸中门框，碎落在深色的木地板上。

“如果你这么想念库恩，就把他找回来吧。”格雷戈无辜地耸耸肩。尤戈眨了眨眼，用手掌揉了揉后颈，对自己的失手感到失望。“要不要我下令再把他抓起来？”

“抓他干什么？好让他有一天可以为了不再见到我而把自己脑袋打开花？”尤戈拿起咖啡桌上半空的酒瓶，喝了一大口，酒烧喉咙的感觉让他皱起眉头。

“你喜欢他，对不对？”

威士忌向上冲回了喉咙。尤戈向前弯腰，边咳边捶打胸口。缓过劲后，他怒瞪格雷戈。

“你是白痴吗？我他妈要开除你！”

“你为什么不和他谈谈？告诉他你喜欢他。”

尤戈冷嗤一声。

“干嘛？这样他就可以当面嘲笑我吗？他恨我。”他闭上眼睛，试图稳住眩晕的脑袋。从他放库恩自由的那一刻起，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的兴趣。日子黯淡无光，失去了色彩。只有酒精火辣辣的刺激能帮助他忘记那双充满恨意的眼睛，控制住因背叛引起的愤怒。

“我觉得库恩是喜欢你的。”格雷戈说着，在自己深色的肥大西装上擦了擦手。他紧紧盯着尤戈的手，时刻准备再躲开一瓶。“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找他谈谈。”

“他不喜欢。”尤戈咬牙说出这句话，左眼下的小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的手指掐入皮扶手，继续说：“除了相信自己喜欢我，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人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他会寻找任何一种联系、交流和善意。这只是简单的心理学，没有别的。你知道什么是‘白色房间酷刑’吗？如果全力实施，能让人在几个月内忘记父母的长相。隔绝感改写了他的思想、情感和道德。生活中没有别人，他就全身心扑到我身上。就是这样。他的情感并不真实，那都是我给他的，而他接受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了。只要有机会，他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因为我没有逼他，因为我不想让他崩溃。”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老板。我观察过他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喜欢你。”格雷戈随意走向窗前，猛地拉开深红色的窗帘。明亮的晨光刺痛了尤戈敏感的眼睛。格雷戈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入房间。“不如去洗个澡吧？你看起来不比托比亚斯好多少。房间也需要打扫了，味很大。去和他谈谈吧。谈谈能有什么损失？再不济就再绑架他一回咯，这次对他好一点就行。”格雷戈又耸了耸肩。

尤戈坐不住了，他站起身，心中的希望让他的手指变得暖和起来。“格雷戈……如果你错了，明天就不要来了，或者干脆直接离开这个国家。”

尤戈从小写字台上拿起手机，拨通了号码。

“找到库恩。立刻。”他对那头的人说了一句，然后挂断了电话。噚噚噚地走出卧室。

“等等！你要去哪里？老板，你这样不能开车！”格雷戈把胸中的烦躁之气呼出口，急匆匆追上尤戈。

\* \* \*

“他干了什么？”尤戈压着气说，目光在黑色的车厢里四处游走。他盯着黯淡单调的屏幕，身体有种脱力感，手落到腿上。一股沉重的疲惫感压垮了他的脊梁，他把头侧靠在车窗上。格雷戈关切的目光通过后视镜与他对上，他命令道：“停车……”

格雷戈微微点头，将车停在了路边。尤戈推开车门，下车来到在路中间，走向那排本是白色、现在脏成了灰色的栏杆。他用手拍了拍白色西装的口袋，然后又拍拍黑衬衫，终于找到一包烟。

他点燃打火机，吸入一口烟，火苗焚烧烟叶的轻微声响传入他的耳中。

真安静啊。没有车辆打扰这清晨，没有鸟敢于鸣叫，仿佛世界已经死了，只剩下他和格雷戈。他抬头看了看没有颜色的阴沉天空，几片厚雪花落在他的脸上。

就像那天一样……他闭上眼睛。尤戈不是宿命论者。他一直相信，弱者找借口，强者找出路，但在此刻，大雪铺天盖地的景象让他不禁心想这一切是否都是命中注定。

“老板，什么情况？”格雷戈向尤戈走来，那张向来木讷的脸上流露出关切。

“两周前，他卖掉了能卖的一切，把所有钱都转给了慈善机构。他加入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他不会回来了。”

“你说、说他不回、回来了是什么意思？”格雷戈结结巴巴道，尤戈眯眼看向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那眼中充满了小狗般的忠诚。

“我觉得他不会再回维也纳了……”他用手指梳过头发，转过身去，踢了一脚生锈的灰栏杆。“操！”

Sharia，音译又叫“沙里亚”，指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义为准则的法律体系。

Tabun，学名二甲氨基氰磷酸乙酯，是一种神经毒剂。